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  
第三十二回 抵粵門三載歸舟 朝丹闕二臣覆命

話說賈茂船至廣州，時值水師合操，就約暹羅使臣同看，以折其心。操罷，遂命響炮。船上搖旗奏樂，知會邊臣來迎。那兩廣制台閱罷操軍，正欲上轎，忽聽炮聲，使差官來查。只見跟隨的參將林得雋稟道：「這是暹羅封王的欽差船回來了。」制台大喜，便命中軍官、廣州府知府帶兵二百名，駕船四隻，來接賈茂。再說前差的官迎著船才要問，只見本標守備陸祚昌、魏文耀展旗招呼，認得是賈茂、羅二欽差封王回來的，便飛棹回將台去報信。遇著中軍官和廣州府知府，說了的細，仍覆制台之命去了。中軍同知府靠了賈茂的船，差人用制台帖先請安，後用官銜手本同稟見。稟事官把制台帖子投入，賈茂接了一看，上寫著：「年家眷弟雷鳴夏拜」。又稟有制台中軍副將雲鵬舉、廣州府知府元勳同稟見，遂將手本遞上。

賈茂向羅廷倫說了，吩咐請，兩位官便走上船來。二欽差在艙口接著，讓人艙內。行禮坐下。鋤藥、林天錫捧上茶來。茶後，元知府道：「二位大人王事馳驅，倏經三載。雖著賢勞，然彰名海外，增我上國之光。卑府等何勝榮慶。」賈茂道：「仰托聖天子福庇，我二人不得不辱命歸來。今日相逢，想起海中經過之險，幾為再世。深荷垂注，謝不套申。」雲中軍道：「二大人受如此濤險，成斯懋績，我制台雷大人時常提念。適聞炮響，知是榮旋。特著我二人持帖先來請安，敬在將台候教。我二人也不多談，即請憲駕前往，我二人就此稟辭。」遂同元知府打了一躬，辭了。先回覆命。賈、羅二欽差送出船來，即差家人持名帖，同陸守備坐只快船，先替雷制台請安。隨後船到再會。

不多時，只聽炮響，是雷制台坐了船，迎候欽差。兩下船靠在一處，雷制台出了船，叫人用帖來拜會。賈、羅二使聽說，連忙接出艙來，也要過雷制台船先候。讓了一會，仍是雷制台到賈、羅的船上。人艙拜揖，分賓而坐。兩隻船便並著向碼頭行去。雷制台道：「前歲榮旌南指，於今三年。成禮歸來，騰輝海國，非藉鴻才，何能勝此巨任。」賈、羅二欽差同答道：「弟輩一無知識，仰承廟略，重邀福蔭，得奉職無愆，不致隕越。又承大人格外謙光，遠勞舟楫，弟輩到轅再行拜謝，以伸銘感。」雷制台道：「二位大人過謙了。」

正說著，包勇持帖稟道：「撫台田大人、將軍霍大人同來拜會。」賈茂便向雷大人道：「同會一會，可使得麼？」雷制台道：「甚好！」賈茂吩咐道：「就請。」著羅廷倫陪著制台，自己便迎出艙來。

這田撫台就是賈政辦沙案時湖南的巡撫。後丁憂，起復了，便補在廣西巡撫，新調廣東未及半載。霍大人係世職出身，在家與賈政相好，賈茂要算世姪呢，曾會過的。賈茂見了田撫台、霍將軍，皆係賈政相與，遂以晚輩禮請安接見，不敢以欽差自居。霍將軍一見，就賀喜道：「老世台知道榮升宗伯的喜信麼？」賈茂打了一躬道：「姪兒不曉得。」田撫台道：「世兄還不知令祖大人致仕，特晉少傅；令兄蘭補了閣學；老世台升了禮部尚書；即補令祖的遺缺。這事已年餘了，尚不知信。可見遠涉重洋，勤勞王事。這不遑啟處的意思，真正可敬。」

說著話，便同走入艙來。先見了羅副使，又與雷制台相見，一同坐下。茶過，田撫台向雷制台道：「接大人諭，才知欽差到境，即來相約。聞大人由教場登舟，弟與霍大人隨後趕來。二位欽差大人勿以接遲為罪。」賈茂道：「老伯大人此言過甚。小姪輩如何敢當？」羅廷倫亦說道：「這是大人過謙了。我學生等尚未晉謁，先勞台趾，再行謝步。」雷大人談了會暹羅出使的事，賈茂問霍大人道：「小姪的家祖，緣何解任？莫不有甚別事。」霍將軍道：「令祖因條陳河南河務。」

合了聖意。升授禮部尚書。不過數月，令祖已年逾九十，累疏請退，俱各未准。

後召見時，極力陳情，方蒙恩允，特晉少傅。官銜優渥極矣。現在家居，日與閔侍郎、聞副憲、周侯爺輩，在大觀園稻香村內詩酒盤旋，或投壺箭，或著兩局棋。

真是神仙般樂境。年來身體康健，更倍往時。令祖母大人及令堂，亦皆凝喜迪吉。

老世台可不必掛念。我係前一月到此任，出京時皆見過的，請放心就是了。「賈茂聽了甚喜。

不多會船攏了岸，雷制台三位起身告辭。賈茂道：「還有一事未稟：後面暹羅國進表，特遣他國大臣備貢謝恩，大人也照例相待。」雷大人道：「領教。」

便起身同田、霍二大人出艙上岸。賈茂二欽差亦送下船來，候著三位坐上轎起了身，方回船去。就叫伺候，去拜督撫及同城各位大員。

賈茂到了艙內，南海、番禺二縣已送到下陳，二位欽差吩咐收下。隨後司道會了，府又稟見，各丞倅及知縣皆見過。其後各武官也都相會。才進城諸處皆答拜了。暹羅使臣船才攏岸，就靠賈茂坐船住定。次日到制台衙門請了安，通事說明來意。又到撫台及將軍提督各衙門拜過，各位官也到船答拜了。雷制台派人預備公館，給欽差作寓。又在向來會館安頓使臣住下，照例送去供應。賈茂二使臣及暹羅來使，皆搬入陸地安歇。連日備了戲酒，公請了。又復私自接風，田撫台、霍將軍亦皆各盡其情。

歇了十數日，雷制台具折，一面奏聞，一面備集夫馬，送二欽差起身。暹羅使臣另派武弁帶兵護送。過了灘河，便上了船，向杭州來。

端木楷升了杭嘉湖道，奉撫台委辦此差。董臬司已升了山西藩司。周廷掄現在閩兵，正駐杭州，差了家人來福前去迎接賈茂。路上遇著賈茂差焙茗帶著帖子，替周姑爺來請安。並致候通省大員，外帶年弟帖問端木楷。不多時，賈茂船到，來福見過，把周制台話回了，遂急返棹去覆命。那辦差的端木巡道已來迎候，二人接入艙內。

此時二欽差各船住了，端木公先到賈茂船。二人至好，一別三年，又涉重洋，倍覺親熱。見時連寒溫不及細敘。端木公先問：海中可有驚恐？並暹羅相待情事。

賈茂將前事一一述了，端木公深以為異。賈茂便問別後近履、端木公道：「托年先生垂庇，承令親周大人推愛青目，舊歲升補此缺。總荷台照，亦難罄致。」賈茂道：「舊年可進京陛見否？」端木公道：「進京陛見，曾在尊府厚擾。令祖大人年來身體更健於往日。蘭令兄已升閣學，環令叔現補充沂曹道。閩府平安，勿容懸記。周大人的長公子中武狀元，在頭等待衛上行走。聞老師升左副憲，閔年兄內補侍郎，俱日在大觀園稻香村，同令祖朝夕談笑，以繼耆英。知關廬注，備細稟知。」

賈茂聽了這話，心中甚慰。便問道：「年先生吃過飯不曾？」端木楷因急欲見賈茂，並未吃早飯。問及才想起來，便笑道：「年先生何故知小弟沒吃過飯？」

賈茂道：「這就是知心的一小小微驗了。」便吩咐鋤藥道：「快擺飯來吃。」立時就燙上酒，遜了坐。二人就促膝而飲。賈茂並暹羅遇怪的事也備說了。端木楷道：「有福的自然天佑。不經此，何以顯得出通靈的奇來。」飲不多幾杯，就端上飯來了。吃完，撤去傢伙，嗽畢口，賈茂叫另烹佳茗喝了。端木公說：「我係奉委來辦此使臣差事的。羅公船上也得候一候。」便起身辭去。

只聽得遠遠的炮響。賈茂的船離杭城十餘里了。忽一隻快船如飛而來，船頭站著個差官，手內拿帖，高聲道：「制台周大人來接欽差！」賈茂聽說，不及接帖，就吩咐說：「不敢當。俟來杭替大人請過安再會。」那官員答應一聲，飛棹去了。一鍾茶時，只見十、數隻船，跟著一號大座船，迎接上來。

賈茂急吩咐將船灣住，先走出船頭，叫林天錫拿個「愚內姪」帖子稟說，先稟安請見。那周大人船剛靠住，賈茂便上了那船。

林天錫未及投帖，周廷掄早接出艙來，說：「老賢姪何如此多禮，倒使我心裡不安。」賈茂便打千兒請安。周制台連忙扶起，手拉手兒，讓進艙去。兩旁文武多官，才知賈尚書是周制台的內姪。見賈茂如此儀節，方知貴不敵親，這是出於自然了。巡捕官忽站船頭，說道：「大人吩咐開船，不必在此停住。」響了一陣鑼，船就開了。

船內周制台與賈宗伯，或論國事，或敘家常，外邊人皆不得知。行未數里，遠見撫院侯瀛坐著船，也出來接欵差。兩下相隔不遠，送帖的差官就到賈茂船上。

包勇便拿帖過來稟知，賈茂尚未開言，周制台道：「我過老姪船，亦見我意。」

便起身要走。賈茂道：「小姪實不敢當。既侯撫軍來，小姪就是告辭，到杭城再替姑爺清安罷。」便別了，步出艙門。周大人送出來，兩隻船原靠在一處，周制台便走上賈茂船。賈茂才到門口，尚未進船，見周制台走過自己船上，連忙相讓。

周大人便先進了船，行禮坐下。

侯撫院船也靠來，賈茂吩咐包勇道：「你快去說不敢當，我再謝步。」包勇答應著，走出艙。侯撫院亦走出自己艙門。包勇打千兒回了，侯撫院道：「我甚想你老爺，要會一會。」說著便走過賈茂船來。賈茂早在艙口候著，一見侯撫院過船，急忙迎上去說：「大人如此優禮，弟何敢當！」侯大人道：「這是應該的，大人何必過謙。」便就步入船來。見周制台在內坐著，便相見了。敘位坐定，鋤藥、吳子豫端上茶來，二人喝了，談些暹羅出使的事。周大人道：「弟要去拜羅副使，並投個帖給暹羅來的那使臣啊。」侯大人道：「弟也要去。咱們何妨同行，豈不好嗎？」周大人道：「甚好。」二位大人便起來，辭出，拜羅廷倫去。賈茂送到船頭，看著開了船，方回艙。隨後合城司道府縣及武職弁官，陸續來見。這船就到錢塘門碼頭上了，各官辭去。

到次日，賈茂約了羅廷倫進城回拜。卻值周大人差官送了兩付下陳來，賈、羅二欵差叫收了，各賞來官貢綢一套，大荷包一對。備帖致謝。二欵差坐了轎進城，在文武各衙門順路一拜。也有會的，也有謝不敢當的。侯巡撫留吃飯，傳了戲，便請周制台作陪。直待二更方散。錢塘、仁和二縣，早在向蘇州去的內河備了船，將暹羅使臣換了船，並二位欵差的家人行李皆搬到這邊船上。賈茂、羅廷倫赴完席，就回新換的沙飛船來，差人謝了酒。

賈茂因外國有使臣相隨，不敢停留。凡請游西湖的，皆謝了不去。卻不過周大人的意，又盤旋一天，吃了酒，回到船。督、撫差人送二欵差公禮，二欵差皆辭謝不收。周大人獨備了閩浙土儀，單送賈茂，只得照單收了。外給賈政、王夫人帶去湖縐十連，杭縐四十匹，請安稟帖。賈茂亦照數包好，轉替謝了。端木楷送了杭縐十匹，湖縐四連，湖筆五百枝，山陰箋四連。賈茂重賞來人，亦皆收起。

次日黎明，即鳴鑼開向蘇州去。曹紫庭新放了江蘇巡撫，在常州無錫地方，兩下遇著，倒住了一日。賈茂備問祖父母及母親一的起居，得知闔府康吉。又問朝政，並無別事，心中寬慰。不便久羈，次日開船各去。

到了王家營，清和縣備了夫馬，起早由順河集向山東而來。

賈環在道署中，早知賈茂差回，心內甚喜。即差家人沿路伺候，自己在兗州府等著一見，並帶家信。東撫委泰安府來辦此差，一路無事。那日到了汶上，賈茂便兼程抵兗州府，替叔叔請安。賈環接著，一執手落淚。賈茂請了安，磕過頭，賈環連忙扯起，說道：「老姪這差實在辛苦了！然海外馳名，也替我們合族生色。」

你可切你升了禮部尚書嗎？」賈茂道：「姪兒聽得霍世叔及周姑爺告知，才曉得的。」賈環道：「因老爺面聖時，極力請退，聖上念及舊勛，始有此命。國恩如此優渥，姪兒當竭力報效乃可。」賈茂道：「叔叔教訓的是。」留吃了飯，就在賈環處歇了，說一夜話，也沒睡覺。

次日，暹羅使臣同羅副使一到，賈茂就同著起身去了。賈環不捨，送了一程，才回署去。賈茂又走了一站，在途中寫了信，先差葉忠同吳子豫騎站驢，星夜趕回家去送信。——吳子豫乃吳新登的兒子。二人領書信，上了站，便連夜趕行去了。

那日賈茂到德州，值大雨不能前進，在公館中備一席飯，請過暹羅使臣同通事官來飲酒敘話，邀羅副使、通事鄭必振來陪。

羅副使偶感風寒，懶於酬應，賈茂便獨自陪著。飲了半日酒，吃過飯，天已二鼓，那雨已住了。彼國使臣心感賈茂禮待，甚是感激。次日天晴，就起身，過了浮橋，向景州道上而來。

再說焙茗同吳子豫兼程，不過十數日，就進了京來。到府前，林之孝見了大喜。便問：「少二爺回來麼？」葉忠說：「回來了，遲不過三五日就到。先差我們家來送信。」林之孝帶著二人，就進內來回話。正值王夫人想念芝哥兒，與賈政說：「一去海外，幾及三載，杳然無信。我著實思想這孩兒，怎麼打聽個信兒才好？」賈政正要用法排解，忽聽秋紋稟道：「林管家回說，有跟少二爺的焙茗同吳子豫回來了，再外替老爺太太請安。」賈政未及開言，王夫人先問道：「這是真麼？」秋紋道：「奴才何敢撒謊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怎麼芝哥兒不到，他二人轉先來了？」賈政道：「你可是想的糊涂呢！他定是芝哥兒差他二人先送家信，隨後自就到了。」便吩咐：「著林之孝帶他們進屋裡來。」王夫人聽賈政話有理，心中大喜，急叫小丫頭替寶釵送個信。又到李紈、平兒、史湘雲處皆告訴去。

只見林之孝帶著焙茗、吳子豫到堂屋裡，賈政靠著門站著，焙茗二人便磕下頭去，起來打千兒請安。又替王夫人磕頭請安。

賈政便問：「你少老爺身上可好？」焙茗答道：「好。已將到德州了。」

一路平安，先差小的二人齎家報來，恐怕老爺太太惦心。大約五六日就到京了。「王夫人聽說，喜了個坐不住。隔著門，便問焙茗道：「你們海面上可有受些驚恐。」焙茗便將遭風在仙人島的事說了。王夫人聽了，落下淚來，乃仍歡喜。」

賈政又問了暹羅出使的事，焙茗一一說了。賈政聞賈茂使不辱命，亦甚喜悅。便叫呈上家書看了，書中不過請安及一路托庇平安的話，並不日可以到京，再行面稟，先差焙茗等齎信，以慰慈念。便念與王夫人聽了。就吩咐賞飯給他二人吃，且去歇息。二人又磕了頭出去，便到寶璣與寶蘭兩處，又到寶釵這邊磕過頭。與回賈政話大同小異。後到月娥處請安回明了，才出外，各自家去。

寶釵先到王夫人處，李紈、平兒也進上房來。此時賈政已到稻香村去了，眾人皆替王夫人道喜。史湘雲隨後也到，同坐在一處，說芝哥兒海內遭風、遇著仙的事，大家歡喜不盡。

寶蘭衙門有事，寶璣回了賈政、王夫人，要遠接芝哥幾站。

王夫人大喜，賈政允了，只見賈藻、賈濂也要跟去接賈茂，王夫人替賈政說了，皆准他們去。把兩個小人兒快活的了不得。次日坐四輛車，帶著家人出城。

焙茗稟明，也願同去。就大家起身，便向涿州這條道上迎來。遇著雨，過了兩天，走到雄縣，就聞預備欵差公館，明日必到。賈璣在雄縣尋下處歇了。

賈茂將到，賈璣帶著會哥、長齡兒迎出五六里來，家人上前回了，賈茂連忙下轎，跑到賈璣跟前，打千兒請安。賈璣忙拉起，問了好，連說辛苦。兩位少爺也上前來打千兒請安，賈茂拉住長齡兒，也用手扶起會哥，連聲問好。賈茂就坐上賈璣的車，細問家中事體。賈璣就別後事及回南安葬一節，備細說了。

不多時，進了雄縣關廟，到公館前，放炮迎接欵差。賈璣在關廟外，仍叫賈茂坐上轎，自己便在後走，讓眾人接著賈茂，進了公館。傍晚才來，說半夜話。

賈璣備說了王夫人及寶釵思念的情景，賈茂著實傷感，便把暹羅遇怪、海島遭風的事說了，又說道：「是托老爺福，叔叔的蔭庇，得無恙歸來。真屬天幸。」賈璣又感歎不已。

次日，賈璣要趕回替王夫人送信，賈茂便留下兩位小爺同行。長齡兒不依，要跟賈璣先回。會哥兒住下了，賈茂派林天錫照管。按程而進。賈璣先到府中稟明賈政，說芝哥兒兩三日就到京了。王夫人大悅，賈政亦甚喜歡，在府等候。

再說賈茂、羅廷倫到了都，未面聖，不敢回家。在廟宿了，安頓暹羅使臣及通事官在四譯會館，就著鄭必振伴他住好。次早到朝門請廠旨，蒙召見。賈茂將封王事體洋細奏聞，又說彼國王深感聖恩，即差其大臣齎表進貢，現在四譯館中候旨。聖顏大悅，備沐恩綸，晉秩太子少傅。羅廷倫升了侍讀學士。特賞大緞四端，大荷包各二對，又賞克食，給假一月，再行供職。賈茂、羅廷倫謝恩出宮門，廷臣見了道喜。

不言羅廷倫回署，卻說賈蘭見賈茂出了朝，即同一處回榮國府來。明日該御門的朝期，奉旨著暹羅使臣朝賀，並著午門賜宴，以著柔遠之恩。禮部及光祿、太常各衙門遵旨預備，此事敘過。

再言王夫人見賈茂近午未回，心內著急，差周瑞到朝去問。

未起身，忽報賈茂回來了。賈政在二門等著，賈茂見了，磕頭打千兒清安。

賈政雙手拉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身上可好嗎？這回遠涉海洋，雖說辛苦，然王事馳驅，門庭光耀。今日無事回來，我心甚喜。可跟我進來，再說你出使的事體。」

說著便拉賈茂手，進了院門。那王夫人同著寶釵、李紈等，連蘭哥兒媳婦、月娥，皆站在院中等著。賈茂一見王夫人，搶上幾步，磕下頭去，眼中流出淚來。王夫人也淚流不止，用手帕捫著，兩手抱著芝哥兒，說道：「我兒回來嗎？可想壞我了。」寶釵也不禁淚下，兩旁站的人亦皆感，動。賈茂打千兒請了安，又給李紈、平兒行禮，拉住了。便替寶釵磕頭，更自淚出，寶釵帶著淚拉起他來。遂與史湘雲請安。又替賈璉磕頭，賈璉拉住。替蘭嫂子作揖，問了好。便同跟著賈政、工夫人走進屋來。蘭哥兒媳婦同月娥各自回房。賈璉、賈蘭也到書房去了。

王夫人拉住芝哥兒看了又看，說道：「臉面兒尚好，還不很瘦。」賈政方要問他出使的事，王夫人偏問在海面上如何遭風，又如何遇著神仙。賈茂一一述說。